

明鑑紀事本末



紀事本末卷之三十四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著

際科

男

際第

訂

河決之患

英宗正統十三年秋七月河決滎陽經曹濮衝張秋
潰沙灣東堤奪濟汶入海尋東過開封城西南經陳
留自亳入渦口又經蒙城至淮遠界入淮命工部尙
書石璞治之弗就尋復以侍郎王永和代璞舊黃河

在開封城北四十里。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東經
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潁州。潁上縣東至
壽州。正陽鎮全入于淮。而元會通河遂淤。永樂九年。
尙書宋禮濬會通河。開新河。自汶上縣袁家口左徙
二十里至壽張之沙灣。接舊河。九閱月而績成。侍郎
金純從汴城金龍口。下達塌塢口。經二洪。南入淮。漕
事定爲罷海運。至是又決滎陽。過開封城西南。而城
北之新河又淤。自是汴城在河北矣。隋唐以前。河與
淮分。自入海。宋中葉以後。河合于淮。以趨海。然前代

河決。不過壞民田廬。至明則妨漕矣。故視古尤急。
十四年春三月。工部右侍郎王永和奏治河事宜。先
是沙灣之役。永和以冬寒。遽停工。又以決自河南。敕
彼其事。上切責之。至是言黑陽山西灣已通。水從秦
通寺資運河。東昌則置分水閘。設三空泄水。入大清
河。歸于海。八柳樹工猶未可用。沙灣隄宜時啓。分水
二空瀉上流。庶可亡後患。從之。

景帝景泰三年春二月。河決沙隄灣。命左都御史王
文巡視河道。

四年冬十月以左諭德徐有貞爲右僉都御史遣治
張秋決河先是河溢滎陽自開封城北經曹濮以入
運河至兗州沙灣之東隄大洪口而決濟汶諸水皆
從之入海會通河遂淤漕運艱阻工部尚書石璞侍
郎王永和都御史王文相繼治之凡七年皆績弗成
乃集廷臣議于文淵閣舉可治水者以有貞名上乃
進有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治之河以決故涸而有
貞至方冬月水暴漲公私之艘畢達治河卒踰數萬
人悉與之期而遣之乃乘輕航究河源遂踰濟汶至

衛沁循大河道濮范還。上疏曰。臣聞平水土。要在知
天時地利人事而已。蓋河自雍而豫。出險之平。水勢
旣肆。又由豫而充。土益疎。水益肆。沙灣之束。所謂大
洪口者。適當其衝。于是決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
諸水從之而洩。隄潰渠淤。勞則溢。旱則涸。此漕途所
由阻。然欲驟湮。則潰者益潰。淤者益淤。今請先疏上
流水勢平。乃治決。決止。乃濬淤。多爲之方。以時節宜。
俾無溢涸。必如是而後有成。上從之。

七年夏四月。僉都御史徐有貞治河功成。先是有貞

疏上。既報可。乃鳩工。而前所遣卒。亦依期至。乃爲渠以疏之。中置閘以節宣之。渠起金隄。張秋之首。西南行九里。至濮陽濼。又九里。至博陵坡。又六里。至壽張沙河。又八里。至東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至白嶺。又三里。至李輦。由李輦而上。又二十里。至蓮花池。又三十里。至大溜潭。乃踰范暨濼。又上而西。凡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有貞曰。河沁之水。過則害。微則利。乃節其過。而導其微。用平水勢。既成。渠名廣濟。閘名通源。渠有分合。而閘有上平。凡河流之旁出而不順者。

則堰之堰有九。長各萬丈。九堰旣設。水遂不東衝沙灣。而更北出濟。漕渠阿西。鄆東。曹南。鄆北。出沮洳而資灌溉者。爲田百數十萬頃。凡堰鍵以水門。繚以虹隄。堰之崇三十餘尺。其厚什之。長百之。門之廣三十丈。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長倍之。架濤截流。柵木絡竹。實之石而鍵以鐵。蓋合五行。用平水性。而導汶泗之源。出諸山。匯澶濮之流。納諸澤。又濬漕渠。由沙灣北至臨清。凡二百四十里。南至濟寧。凡三百一十里。復建閘于東昌之龍灣。魏灣者。八積水過丈。

則開而洩之。皆道古河以入于海。用平水道。初議者欲棄渠勿治。而由河沁及海以漕。又欲出京軍疏河。有貞因奏蠲瀕河民馬牧庸役。專力河防。以省軍費。紓民力。工部請如有貞言。不中制。以是得有功。蓋三年而告成。是役也。聚而聞役者四萬五千人。分而常役者萬三千人。用木大小十萬。竹倍之。鐵斤十有二萬。錠三千。組八百。釜二千八百。麻百萬。舢荊倍之。藁秸又倍之。而用石若土。不可筭。然用糧于宮。僅五萬石。功成。進副都御史。初有貞方鳩功。有言沮者。上使

中僦問之。有貞示以二壺。一壺之竅一。一壺之竅五。泮水二壺五竅先涸。中使還報上。上惟有貞之所爲。有貞常欲築一決口。下木石則若無者。心怪之。聞僧居山中有道。有貞往叩焉。僧無所答。徐曰。聖人無欲。有貞沉思竟日。悟曰。僧言龍有欲也。此其下有龍穴。吾聞之。龍惜珠。吾有以制之矣。鐵能融珠。乃鎔鐵數萬金。沸而下之。龍一夕徙。而決口塞。孝宗弘治二年夏五月。河決開封。入淮。復決黃陵岡。入海。

三年夏四月。河決原武。命戶部左侍郎白昂往治之。
河決支流爲三。其一決封丘金龍口。漫于祥符長垣。
下曹濮。衝張秋長堤。一出中牟。下尉氏。一汜溢于蘭。
陽儀封考城歸德。以至于宿。瀾漫四出。不由故道。禾
盡沒。民溺歿者衆。議者奏遷河南藩省。以避其害。左
布政使徐恪力陳不可。乃止。命昂往治之。昂舉南京
兵部郎中婁性協治。乃築陽武長隄。以防張秋。引中
牟之決。以入淮。浚宿州古睢河。以達泗。自小河西抵
歸德。飲馬池中。徑符離橋而南。皆浚而深廣之。又疏

月河十餘以殺其勢塞決口三十六由河入汴汴入
睢睢入泗泗入淮以達于海水患稍息又以河南
入淮非正道恐不能容乃復自魚臺歷德州至吳橋
修古河隄又自東平北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引水
入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河口各作石堰相水盈
縮以時啓閉蓋東北分治而東南主疏云
五年秋七月張秋河決命工部侍郎陳政督治之時
河溢沛梁之東蘭陽鄆城諸縣皆被其患復決楊家
金龍等口東注潰黃陵岡下張秋隄入漕河與汶水

合而北行張秋隄乃遣政往政尋卒

六年春正月命浙江左布政使劉大夏爲右僉都御史督治張秋決河

七年春二月河復決張秋命平江僉陳銳太監李興協同都御史劉大夏督治之先是太夏旣受命循河上下千餘里相度形勢乃集山東河南二省守臣議之上言河流湍悍張秋乃下流襟喉未可輒治治于上流分道南行復築長隄以禦橫波且防大名山東之患候其循軌而後決河可塞也疏上報可工方興

而張秋東隄復決九十餘丈。奪運河水盡東流。由東阿舊鹽河以入于海。決口濶至九十餘丈。訛言沸騰。謂河不可治。宜復元海運。或謂陸輓雖勞無虞。乃復命銳等協治之。河南巡撫都御史徐恪上言。臣按地誌。黃河舊在汴城北四十里。東經虞城下達濟寧。洪武二十四年。決武原縣黑浮山東。經汴城北五里。又南至項城入淮。而故道遂淤。正統十三年。決于張秋之沙灣。東流入海。又決棗澤縣。東經汴城。歷睢陽。自亳入淮。景泰七年。始塞沙灣之決。而張秋運道復完。

以後河勢南趨而汴城之新河又淤弘治二年以來
漸徙而北又決金龍口諸處直趨張秋橫衝會通河
長奔入海而汴南之新河又淤百餘年間遷徙數四
千里之內散逸瀰漫乃者上厯聖衷特命都御史劉
大夏經理而伏流橫溢功力未竟議者以黃陵岡之
塞口不合張秋之護隄復壞遂謂河不可治至有爲
海運之說者得毋以噎而廢食哉夫黃陵岡口不可
塞者非終不可塞也顧以修築隄防之功多疏濬分
殺之功少故湍悍之勢不可遏回今自滎澤縣孫家

渡。曰舊河東。經朱仙鎮。下至項城縣南頓。猶有清澗之流。計其淤淺。僅二百餘年。若疏而濬之。使之由泗入淮。以殺上流之勢。又以黃陵岡。賈魯舊。河南經曹縣梁進口。下通歸德丁家道口。且可以分水勢。今梁進口以南。則滔滔無阻。以北。則淤塞將平。計其功力之施。僅八十餘里。若疏而濬之。使之由徐入淮。以殺下流之勢。水勢既殺。則決口可塞。運道可完。毋求近功。毋惜小費。毋以小債敗輒阻。幸而成功。則萬世之利也。命下部議行之。山東按察司副使楊茂仁上言。

官多則民擾。治河既委劉大夏。又命李興陳銳。事權分而財力匱。且水陰也。其應爲官閘。爲四簣。宜戒飭。后戚防禦邊患。疏上。興等切齒之。誣茂仁爲妖言。逮繫獄。科道交章論救。乃謫同知茂仁守陳子也。夏四月。塞張秋隄。更名安平鎮。先是劉大夏發民丁數萬於上流西岸。鑿月河三里許。屬之舊河。使漕通。不與河爭道。乃浚孫家渡口。別開新河一道。導水南行。由中牟至潁州東。入于淮。又浚祥符四府營縣淤河。山陳留至歸德。分爲二道。一由宿遷小河口。一由亳